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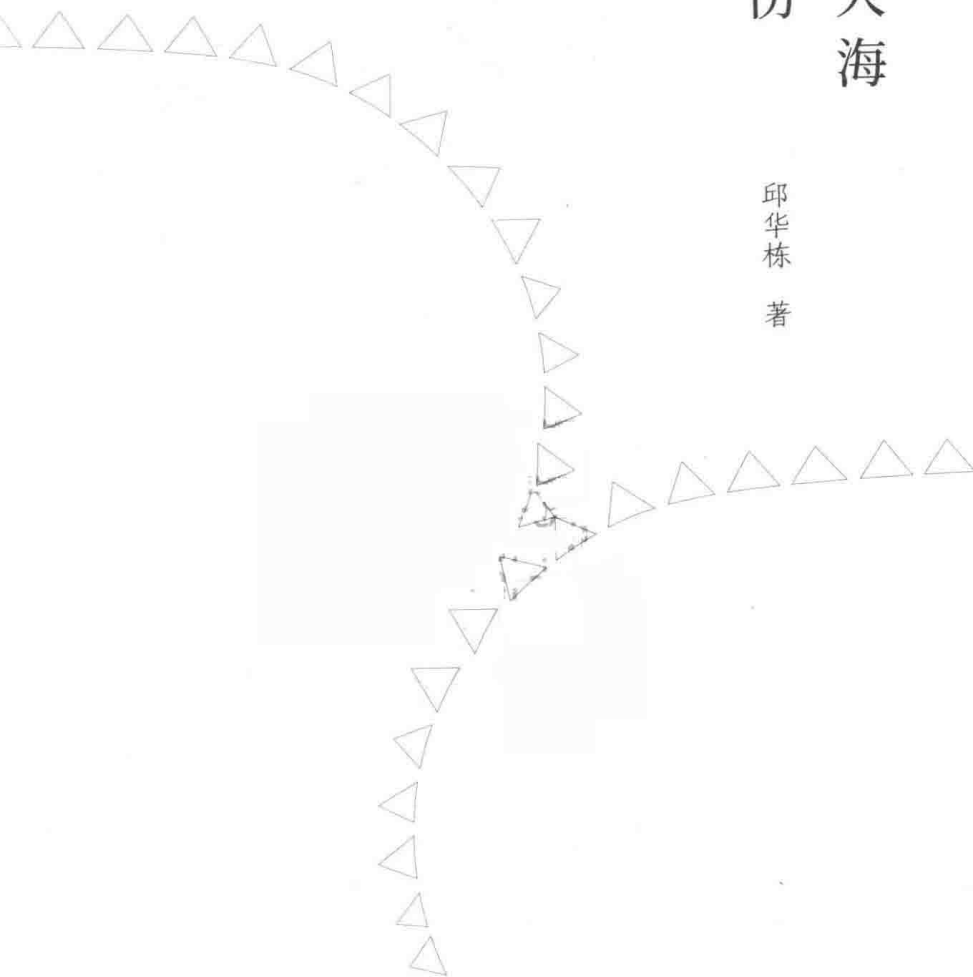
唯有大海 不悲伤

邱华栋
著

集团公司
艺出版社

唯有大海 不悲伤

邱华栋
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唯有大海不悲伤 / 邱华栋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9.4

ISBN 978-7-5302-1911-9

I. ①唯… II. ①邱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01142 号

唯有大海不悲伤

WEI YOU DAHAI BU BEISHANG

邱华栋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
邮 编 100120

网 址 www.bph.com.cn
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 68423599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

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6.875

字 数 10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911-9

定 价 36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作者简介

邱华栋，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。15岁开始发表作品，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，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免试破格录取。现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、主席团委员、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。

著有长篇小说12部，中短篇小说200余篇。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日、韩、俄、英、德、意大利、法文和越南文发表和出版。曾获第10届庄重文文学奖、《上海文学》小说奖、林斤澜短篇小说奖、“中国·李庄杯”十月文学奖等。



责任编辑: 江 汀

封面设计: 周伟伟

责任印制: 金 易

目录



唯有大海不悲伤 / 1

鳄鱼猎人 / 53

鹰的阴影 / 125

后记 / 193

如何潜水、抓鳄鱼和攀登雪峰？

附录 / 203

邱华栋的高山大海

唯有大海不悲伤



就是那一阵突如其来水流把孩子带走的。就是那一股你在海水里根本看不见的水，突然就出现了。那是透明的水中之水，狂暴而蛮横，居心叵测，仿佛有着预谋，带着强大的力量，这水流来了，一下子就把儿子往深海里带去了。

是的，就是那么一个瞬间，人就不见了。就是那样的。

后来，有懂得海水脾性的人告诉他，那种水流叫作直流。是近岸非常凶猛的漩流，往往会对在海边浅水区里游泳的人发动突袭。这直流隐蔽、迅捷、粗犷，从深海像是一条水蟒一样游过来，把近岸游泳的人捕获，然后猛地一下卷走，又像一条水里的鞭子一样，裹着猎物，就直接回到深海里去了。

那一刻，胡石磊也感觉到那股直流冲击到了他的身上。是一股水的蛮力，他看不见它，因为那是水中透明的野兽，把他狠狠地打了一下，他猛地呛了一口水。感觉到不妙了。

是的，就在那一刻，强力的回流水流，将人带向海水的深深处。他听见儿子叫了他一声，也许这是他的幻觉，事后他是这么回忆的。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。巴厘岛的这片海域表面看着很平静，可暗流汹涌，暗礁密布，海况很复杂。当时海边有很多人，就只有他带着儿子往海里游了五十米。就五十米远，当一些人察觉不对劲儿，开始往岸上快速游动的时候，直流已经来了，接着，又走了。

就是这样的。等到他发现孩子不见了，已经是几分钟之后的事情了。“冬冬，冬冬！”他大叫着，在水里寻找。

巴厘岛海滨度假区的救生员赶紧唤来了快艇，艇上还有潜水员和救生设备，立即前去寻找孩子的踪迹。找了好几个小时，也没有发现什么。

到了第二天，他们继续寻找，还是没有结果。当地

的一个华裔搜救员告诉他：“去年，也是在这里，一个穿婚纱拍照的中国女人，她的婚纱被水打湿了，很重，跑不动，结果就被大浪给卷走了。好在后来在几海里外的珊瑚礁那里找到了她，找到的时候，人已经死了。真可惜，她是来这里举行婚礼的啊。”

胡石磊一听他这么说，更着急了。儿子，你在哪里？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可是，一连找了七天，孩子还是无影无踪，在大海里失踪了。那片海域后来大浪滔滔，他每天面对着大海，欲哭无泪。他十岁的儿子冬冬就这么被大海带走了。

不用再描述这悲伤的时刻了。本来，他们一家三口是高兴兴到巴厘岛游玩的，一家人都很开心，可忽然之间，胡石磊和汪雁就坠入了深渊。

作为父亲，胡石磊非常内疚、悔恨和悲伤。孩子的死和他有没有关系？当然有，因为就在他的身边，孩子不见了，被死亡直流带走了。而他的水性还那么好。

“你为什么不好孩子，为什么不看他？为什么，你不抓住他，为什么你——”几天下来，妻子汪雁的眼

神已经痴呆了，她迷离而愤怒地看着丈夫，她声音嘶哑了。孩子无影无踪，让她崩溃，让她也一同坠入到了黑暗里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——你——”汪雁嘶哑了，她哭了，她无法再说话了。

他看着她的眼神，忽然读到了一种令他不寒而栗的东西。那就是，她的眼神到后来似乎在说：为什么海水带走的，不是你，而是儿子？为什么不是你——

胡石磊这一刻对妻子有了一种恐惧感。女人的那种歇斯底里，最终将导致所有牢固的东西都崩溃。尤其是，汪雁现在还怀着他们的二胎——已经三个多月了。她正准备再生一个孩子，他们的宝宝正在她的肚子里孕育着，可是现在，失去了大儿子，胡石磊有一种不祥的感觉——蛋打了，鸡也会飞了。不过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不会这么悲剧吧？不会吧？他欲哭无泪。

会的，命运在戏弄一个人的时候，往往是下狠手，不是一招置敌于死地，就是接连打击到让你毫无还手之力。这就是命运的真相。好的时候一切都是风平浪静的，坏的时候，就是那一股海洋直流——一下子就把你

带到海水的深深处，让你在暗黑的地方窒息。

痛啊！痛，痛，痛！那种失去骨肉的痛感，在他和她的心里弥漫。失去了长子，二胎政策才出来就抓紧怀孕的汪雁精神恍惚，深度抑郁袭来，情绪波动大，不久，肚子裡的胎儿就流产了。

这样的变化会导致更多的连锁变化。胎儿流产之后，她要求分居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她提出来和他离婚。一股生活中的直流就这样也出现了，一下带走了所有的风平浪静，让胡石磊陷入到绝境里。然后，汪雁离开了他，胡石磊变成了一个人。

他成了孤家寡人，孤苦伶仃地在大地上行走，在海边安静地站着。凝视着大海，他在想，那股直流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一下就把我的生活彻底摧毁了呢？站在大海边上，看着波涛一道道地涌过来，带着喧响和白色的浪花，碎裂在他的脚下，他想，自己的水性这么好，又从小生长在海边，儿子冬冬却被海水带走了。

大海啊，你让万物充满了生机，让世界不断生长，可你又以暗黑的力量造就了死亡。你让我的儿子还没怎么展开他的生命旅程，就死在了你的怀抱里，你让我掉

进了悲伤的深海！他泪流满面，悲愤满怀。

谁说的唯有大海不悲伤？大海最会制造悲伤了，对不对？

到了第二年的春天，那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大半年了，可胡石磊的状态始终是消沉的。屋子里到处都是酒瓶、烟蒂，以及混乱不堪的衣服和随意堆放的杂物。公司的事让别人在打理，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。

汪雁离开他以后，辞职去了别的城市，换了电话号码，换了工作，远远地离开了他。她的性格本来就是柔弱的，很容易悲戚，她没有办法再接受他了。他理解她——远离他，就是远离他们无法摆脱的痛苦记忆，那是一块压着他们的沉重的巨石。两个人相爱相处了十多年，现在，则天各一方了。

他宽慰地想，她离开他是对的，要不然两个人怎么互相面对？接连失去了两个孩子——儿子和腹中胎儿，他和她的纽带就彻底断了。

胡石磊瘦了十几斤。痛啊！痛啊！胸口的巨石无法搬走，内心的抑郁像毒药一样熏染着他的思维。他常常

呆坐着，看着电视。所有频道的节目都无法触动他。他觉得那些古装、情感、悬疑、枪战、科幻、恐怖片，都很傻很可笑。电视上，所有的娱乐节目、相亲节目、益智节目、竞赛节目、体育节目、相声小品节目，都不能让他笑出来了。

然后，他看到了一部纪录片。这是一部关于大海的纪录片，大海是这部片子的主角。是的，是大海，那让胡石磊又恨又爱、想拥抱又拒斥的大海。大海！你还我的儿子，你击碎了我的生活，我拿什么来面对你？

但这部纪录片渐渐吸引了他。他追着这个系列片看，一集又一集。某个片段，讲的是在一片海底的珊瑚礁边是大洋洋流的汇聚之处，有一群革鳞鲀要产卵。革鳞鲀这种海鱼，从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外海一直到加勒比海的群岛，比如古巴和海地岛，再往南，一直到巴西东面的西太平洋地区，都有着广泛的分布。它体长可以达到一米，长得有点呆萌，胸鳍、背鳍和尾鳍就像是刺猬的刺那样支棱着，黑白相间，地包天的嘴巴显得笨拙憨厚，褐色的身体上都是白色的斑点。大批革鳞鲀聚集在海底一片珊瑚礁边，雄性的、雌性的都有，在默默等

待一个仪式。而在这片海水的中上方，浮动着一一些黑色的阴影——来了很多鲨鱼。它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

胡石磊睁大了眼睛，观察着接下来的情节。海底世界被水下摄影师拍得那么清晰：美丽的珊瑚礁，飘摇的水草，发亮的水流，还有革鳞鲈的尾鳍、胸鳍摆动的漂亮姿势。是的，革鳞鲈是在等待着一个机会。它们耐心地等着，来回慢吞吞地游弋着，一点都不着急。雄性革鳞鲈靠近一条条雌性革鳞鲈，互相盘旋，微微摆动，在跳着求爱的舞蹈。雌性革鳞鲈比较娇小，它们在雄性革鳞鲈的追求下游动，纷纷做着某种呼应。忽然，一条雌性革鳞鲈猛地上浮，就像一支箭一样蹿了上去，排出了一股白色的鱼卵。接着，雄性革鳞鲈也猛地上浮，排出了一股精子，给那些卵子授精。繁殖仪式开始了，刹那之间，海水里安静的画面立即变得鲜活了，一条条雌性的革鳞鲈射箭般上浮排卵，一条条雄性的革鳞鲈追随着上浮去授精。伴随着它们的上浮，那些早就埋伏在一边的黑鲨，斜刺里冲过来袭击排卵授精的革鳞鲈，一嘴一条，迅疾地撕碎了这群刚刚还在产卵授精的革鳞鲈。

胡石磊的眼睛睁得更大了。大战开始了！为了下

一代，排卵啊！授精啊！革鳞鲀，加油啊！为了生存下去，黑鲨们，袭击啊！拦截啊！厮杀啊！这一场生死较量和繁衍下一代的战斗，在电视画面上持续了很久。雌性革鳞鲀的卵子和雄性革鳞鲀的精子很快让海水变得黏稠了，白花花一片，而黑鲨的袭击和捕猎又让革鳞鲀的血液染黑了这一片半透明的海水。从海底往上看，到处都是是一片混沌，就犹如最初的天地开创，而此时此刻，诞生和繁衍，生存和死亡，在大海里显得那么真实、残酷，而又天然地具有合理性和一种生命逻辑。

胡石磊站了起来。他觉得自己其实不懂得大海，也不了解大海里的那些动物，那些陌生的鱼。可能冬冬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条鱼，正在深海里游走着。他必须要去会会那些深海里的鱼。他和儿子的灵魂，也要在大海重新相遇。

胡石磊后来通过网络，认识了一批喜欢潜水的朋友，他们都参加了一个由世界各地的潜水爱好者组成的自由潜水组织。其中，有个叫大卫·霍克尼的美国南加州人，成为了他接下来几年里的潜水好友。大卫·霍